

朝恩為觀軍容使則雖李臨淮千古之英邪  
汾陽人物之大不免喪師失律彼代宗者非  
不與之親經患難並時收復兩京也而卒信  
用小人復出象塵于陝此无他奈而勇搖真  
如此師中之六五也同宜聖人之惓惓以示  
戒也

案一

世七

附錄

坡公解曰丈人詩所謂老成人也奈公謀父  
曰先王擢德不觀兵夫兵戒而時動動則威  
觀則玩玩則不震故地中有水師言兵當如  
水行于地中而人不知也劉用相曰二五相  
應錫可知越四與三而後二三錫可知弟子  
即小人亦非有二  
熊逸曰師以一陽統五陰蓋古者五人為伍  
五伍為兩五兩為卒五卒為旅皆自五起數  
也與尸程先生謂衆主按古語曰與論與人  
之誦皆衆也詩誰其尸之尸主也  
楊敬仲曰水行地中有以容之則畜而聚師  
衆也不畜則不聚以其无有容之者耳

易因上經



三三  
坎坤上

案二

比吉原筮元承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大吉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承

貞无咎以剛中也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後夫凶其道窮也

案二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物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

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六一比之自內貞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有道取順失前

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水地比

方時化曰水依附于地土比下順從于上亦曰比此卦九五一陽獨能為衆陰所親比者以其剛中而有元永貞吉德自然可以比而無咎也故六二內心不之自失再筮得之即

往比之是以貞吉而且无咎所謂得其所比則安者正二五之謂哉六四與五同體外比于五親仁事賢從上求安貞吉亦宜乃初六以六居初賢无正應而不宜必能有孚比之始得所比而无咎又居坤地之下水必盈焉。本有有孚盈缶之象孚信既盈則終來六四之吉乃其所有豈直无咎已耶是故苟不寧而能方來則終來斷有他吉故曰不寧方來上下應也上應指四下應指初蓋九五陽剛中正是為真王今已顯然為衆所親比矣倘有未比者則用三驅之法以取之而前禽可失則又未嘗有取必之心然此持三心然耳邑人何自知之乃皆不用告誡聽其自失亦不前擊則上之中實使之然王之無私比至是又顯然人共信之矣此所以下爭比之也

吉可知也乃上六非前禽之失乎若三不比

五而比六非匪人之傷乎以故初六六二六四同與三驅之選邑土之人不用告誡取順舍逆比之元永貞也固如此矣上六處比之上至是猶尚无首可比凶何如哉吾誠不知

其所終也蓋言其居五之前則曰失前禽言其无首可比而不知以五為比則曰後夫凶

附錄

王輔嗣曰上下无陽以分其民五獨處尊莫不歸之上下應之既尊且安安則不安者託焉故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夫无者求有有者

不求所與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退火有其災寒者附之故已苟安焉則不寧方來矣安尊和親而獨在後則諫是以凶也

坡公解曰比吉比未有不吉者也然而比非

其人今雖吉後必有咎故曰原筮筮所從也原再也再筮慎之至也

趙汝楙曰比不論應否專以比五為義

班孟堅曰禽者何鳥獸之總名為人所禽制也

卜子夏曰无誠于附道窮而比戮斯及矣何

終哉

三三乾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

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

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霽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

于征凶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風天小畜

方時化曰卦名小畜者以六四一陰為巽之主柔既得位矣且又居乾上健而能巽以故

家二

四

上之九五應之下之初九九二又應之上下皆應于四咸願為其所畜故曰小畜也夫以六四一陰之小而能畜衆陽之大此必有不徒健而能健以行巽者矣于是剛中之五獨能推誠信任以政學如之孚而六四之志得

行畜道乃亨耳况初原與四應乎復與四應是自道也二又與初相比乎初應于四二比于初是牽復也然非九五先與之應四亦安得遂行其志衆陽亦安肯遠為其所畜哉密雲二句寫其與雲作雨之狀如此喜其畜也

傳謂施未行正以方畜言之但未行非不行夫六四唯健而能巽故能以孚實之人出乾惕之心去其血而直入之以巽于是九五遂獲藉鄰之力以享其安尊榮之業此其所以孚信之深也與九三上比六四大婦之象

而乃遇剛不中四方以之為輔車三乃自脫其輻反目不顧之其何以正室而成家乎罪九三也于四何損也上九視九三又異矣不知四之畜道已成向為密雲今則既雨向方望雨今則既雨又慶向也尚往今則禾黍在

家二

五

野乃積乃倉而尚德載矣四陰也五陽也若以四為婦則堅貞而惕厲四月也五日也若以四為月則相望而幾圓何謂不安其畜不與共事而別征乎則夫有六四之能畜者但相與以成其畜可矣不必疑也蓋上九所以

不受其畜者亦不過於四之巽入虞疑其非君子耳不知此小畜之六四正健而能巽而能大有益于國大有益于君者也古大臣也夫何疑哉

汪本鈞曰陰疑于陽則為血戰故坤之上六

有玄黃之傷陰孚于陽則為血去故小畜六四无血氣之累

附錄

五

揚簡曰伊尹之于太甲其始不可謂之亨及太甲離然而悟誠然改過則伊尹之志於是

方行故為亨天未大雷電以風成王未執書以泣則周公之志終不可謂之行終不可謂小畜之亨六四至柔又巽體畜君而柔巽故君臣相信而和无傷无傷无咎陰陽自有相得之象也天人臣進言於君所以至于作忤

者往往由臣未能无私或好名好已勝不與上合志故乖忤也書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唯我后之德臣畜君如此何乖忤之有象曰上合志也者言執言乎

金汝白曰四五皆有孚是此兩爻相孚也四曰上合志合于五也四藉五以畜乾五任四而相孚  
三三 家二  
三三 家二  
履虎尾不咥人亨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問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

為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于大君志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当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天澤履

象二

方時化曰九五以乾剛之德當至尊之位履

其後者又能說以應乾何厲之有而又獨言

其夫履貞厲則必有所指矣故彖直以復虎

尾三字名其卦焉若曰履虎尾者但能不敢

咥即是幸事而夫子傳之則專言柔履剛說



應乾又言其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如此益以見上乾下兌絕无可虞欲為此卦表暴其德故也不與文王繫繯同意矣六三不中不正志剛目眇故其象如此文王之意曰臣之事若時時有履虎之虞夫履必目視然

後復六三暗而不能視致咥何疑不見初九乎處一卦之下方兩出門即懼履虎而能素履以往獨行所履其見早矣居下在初是其素也故曰素履九二則見履道厲矣雖幽人亦貞吉何必上應于五以履其尾終日愬愬然恐懼不宣以亂吾之中也是亦能視之于豫不犯難行古高士也四為大臣位近九五勢不得不履虎尾者但能知其為虎愬愬恐懼故終吉而志得行不遭其咥耳然亦危矣非初與二之所肯安也上九履之終既

畢所事視履考祥旋返其初元吉也固宜若三者不能視故象眇之視不能履故象跛之履唯不明是以又不能行是故欲以暴虎武人為手脚于夬履大君之前其凶必矣雖曰志剛曷足道哉

李堯翁曰文王當殷之末造一嘗親遭其咥矣宜其親切而有餘思焉不然胡為乎上天下澤而即以履虎尾名其繯哉又胡謂乎于又則言咥人凶于彖則言不咥人之亨哉不咥之亨以兌柔在內故也致咥之凶以六三

象二

象二

志剛不如四之志行故也嗚呼當斯時也欲為初之素履不可也欲為二之幽人不可也欲為上之其旋不可也痛定思痛雖文王亦自悔其為武人之嗟矣然則眇視跛履文王美里以前事也愬愬終吉文王美里以後事也其旋元吉又文王為西伯賜斧鉞得專征伐以後事也皆文王之卦也正與明夷互相發

汪本鈞曰與其愬愬然恐懼以求免咥孰若坦坦然履道自得以致貞吉也

附錄

程正叔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別上下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

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  
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農工商賈勤其事而  
所事有限故皆有定志後世自庶士至于公  
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  
之心交驚于利天下粉然如之何其可一也

欲其不亂難矣

三三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  
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

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  
道長小人道消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  
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  
行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

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  
願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地天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者言致泰之道但小大交  
相往來則小者吉大者亨可常泰矣故初九  
身在三陽之下處大之初而即志在外之陰  
欲以來交于小連拔三陽以其彙進故致四  
等翩翩相信而小大交也夫三陰皆不富而  
失實宜若與陽不相孚應今反翩翩然往交  
于陽比豈有微發哉今哉中心之願不戒而  
自手也初非以其鄰之富也而况二五君臣  
之間與是故九二以包荒之德而尚主六五  
以祉元吉故而歸妹則又不但有其願而願

亦遂以行矣以此致泰豈非虛已之君能聽  
其臣包荒之臣能光大其君者乎然知致泰  
之道在于往來之交則知往來之間亦非又  
長之道而泰難常保又不可以不慮也故于  
內卦之三外卦之上獨申言之天地際言天

地之交際也夫天地之交一交即散一際即  
離斷不能久蓋平陂往復的然孚信疑非人  
之所能致力然知其如此而克艱守貞亦可  
以无否之咎无陂之咎无往之咎何也人定  
自能勝天也故復戒之曰爾勿憂恤其孚信

如此而遂謂泰之必往也但能知其如此而  
艱貞以守之不以常泰視之即可常保其泰  
矣則非但无否之咎而且可以長享有泰之  
福故曰于食有福然則爾但艱貞泰决不往  
雖有常教其奈爾何三居下之上正泰交之  
際故特致意焉至上則居泰極矣城復于隍  
上又及下勿用其衆衆不聽用何也上下不  
交自邑告命其命已亂雖欲艱貞不得矣吁  
可不戒之于早也

附錄

馮奇之曰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次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獲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亂之易此又序易者之深意

王輔嗣曰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

茹相連之貌也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為類首舉則類從故曰以其彙征吉

程正叔曰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

石守道曰過二則无平不陂過五則城復于隍

楊廷秀曰平與陂相推往與復相移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九三陽盛極矣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何也天地交際陰陽往來在九三六四之間也

金汝白曰得尚于中行如列侯尚公主之尚九二之德能尚六五中行之主也

王輔嗣又曰居泰上極各反所應泰道將滅

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是故城復于隍勿用師不煩攻也自邑告命貞吝否道已成命不行也

城公解曰取土于隍而以為城封而高之非城之利以利人也坤之在上而欲復于下猶

土之為城而欲復于隍也上失其衛則下思擅命故曰自邑告命邑非所以出命也

三三地上下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

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象曰拔茅茹言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天地否

夫唯小往大來一交而成泰則知大往小來自不交而成否故致否之道全在于匪人也

何謂匪人以其自謂君子之貞而大者不來小者不往不交故否也或曰貞正也貞則自无不利而曰不利君子貞且初六拔茅連茹又以貞吉亨繫之夫陰柔遠彙不貞孰甚而

聖人反以為貞反以為吉反以為能亨否何哉曰此陰往交陽但知小之當往全不知有君子之貞之不當往者也以此故往彼來此不見其為小人被亦不見其為君子此不見其為小人是无小人也而小人道消矣彼不

見其為君子則彼此皆君子也而君子道長  
長斯泰矣以是而觀其道自是小往大來致  
之則所以致否者可知矣今欲反否成泰而  
尚可以謂吾獨有君子之貞哉唯以吾有貞  
即是匪人故曰否之匪人否者可以思也

是故有初六之拔茅茹而其志在君則自有  
九四之晴離祉而其志得行而上下交矣况  
九四居上卦之下有泰來之幾而為命之特  
復乎且又居大臣之位處近君之地既已得  
行其志則自然无咎而繫類皆麗其福祉又

不但拔茅連茹已也四者物之君故曰志在  
君是故有六二亨否之道則自能包承而使  
小人皆吉何貞之有有九五大人休否之術  
則大人自吉又不但能使小人吉已也何否  
之有然既曰休否則似物不以否為意而豈

知其中實艱難貞固未嘗不曰其亡其亡若  
繫于苞桑而頃刻无以自活者為邪先否後  
喜其不可長宜夫李充翁曰保泰之道莫過  
于乾亨否之道莫高于坤乾天也天无不覆  
故九二獨以包納荒野之量而主泰坤地也

地无不載故六二獨以包容承順之道而亨  
否然泰雖以包荒處世而實以艱貞自處故  
曰艱貞无咎所謂文王之自朝至于日中晏  
不遑暇食是已否雖以包容待人而實以其  
凶休否故曰其亡其亡无日矣歸于何所

矣所謂勾越之嘗膽卧薪是已雖然方其泰  
也人皆以為泰我獨以為否是故能不為泰  
所動而泰可常泰矣及其否也人皆以為否  
我即以為泰是故能不為否所亂而否遂不  
終否矣此其倒行逆施使六阿之柄常在吾

手是誠休否之大人也乃君子實不任是也  
何也以君子之有貞也有貞則以彼為不貞  
便不肯往矣安得不否乎唯拔茅茹以其彙  
而一時陰柔咸相連引乃貞耳唯包承包羞  
而无往不來乃貞耳貞則亨矣休矣吉矣便

為泰矣故曰包承小人吉但能包容承順而  
使小人皆吉即為大人亨否之道不待他日  
而後亨也或曰九二包荒得尚于中行則致  
泰之道全是包荒而後復言馮河朋凶者豈  
包荒之外更當用馮河之勇不遑遺之外又

必絕朋凶之私邪非然也真能包荒而不遑  
遺者自然絕朋凶而勇于馮河也不然是即  
優柔不斷之夫矣如西漢孝元望之被殺而  
不知東漢孝章嘗為奉主田園而不問何取  
于包荒也如是則雖強必弱雖治必亂而又

何光大之有何得尚中行之有又備斯義故  
詳言之

附錄

呂伯恭曰否上下不交有天地之形而无乾  
坤之用也

鄧伯羔曰二居中得正佐大君休否者也故  
有包承小人之法三以陰柔居否時或包羞  
而聽小人之鴟張或包羞而入小人之黨與  
李生曰此正處否之法所謂嚙面自乾褫裘  
縱博者也若夫李固之幾何補于漢徒張梁

冀之虐燭而已非徒无益而反大為國家之  
害故又于包羞不繫以言凶悔吝而象但言  
其位之不當蓋言其不當九五大君之位又  
不當九四大臣之位勢且无如之何唯有觀  
爻以俟時耳陳平等之阿諛順旨勸王諸呂

可以觀矣所謂大人否亨不亂羣者真是已故曰於今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定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嗚呼誰謂包羞果不當乎讀之真可以出涕也此等說話實難向人道唯有真心不負人家國者默默當自知之

室 十六

熊過曰人依木息曰休苞桑乃桑柔之方苞芽者如詩相苞杞之苞

鄧伯羔又曰苞桑非固結之喻蓋古人朽索

六馬虎尾春冰之類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有云邦國之杭隍綿綿聯聯若苞桑

綴旒幸而不殊者縷矣然則苞叢生也叢生之桑細而弱其堪繫重乎

欲固賢曰否泰者時也時也者上之人與君子之所為也故泰之象言后道在上也否之象言君子道在下也泰之時財成輔相君子

與有力焉今也不然是謂儉德

三三 雜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乾乾曰同人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家二 十七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克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天火同人

一陰居二上下五陽皆欲與同則為同人于野以其居中得位自然為眾所宗耳一陰居

五上下五明皆為所有利為大有元亨以其居柔處尊其勢自能有大耳但五易子有大而二難以居宗則上下之別尊卑之勢九是以大有六五獨為大有上吉而同人六二不允于宗致吝然六二目視雖若有于宗之吝

而五陽視二實則有于野之同故彖辭斷以同人于野四字名其卦焉以今觀之初以出門求同也三以伏莽求同也四又以乘墉求同也五獨以號咷與大師求同而上又獨出郊踰望庶幾一同焉則上下五陽皆以二為

宗而欲求與同明矣所同蓋一卦之人非于野之同而何四字名卦獨此與否之匪人為然若獲虎尾若良其背則三字卦名又是一例矣然此卦實以二五同心名為同人故彖

傳獨先言同人而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曰同人也應乎乾蓋專言五夫既如是而同矣而此同人之卦乃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者何蓋言不但五應于二欲與二同凡乾之行皆欲應二求與二同也故曰乾行則可知矣所以然者以六二文明以健中正而應

家二 十八

三六 十二 三

有君子之正故也夫正則天下之志以通寧  
直五邪然則于野之同涉川之利同人之亨  
又何疑與特其間不免有三四之爭九五之  
充其迹似吝遂以吝為二病耳不知此六二  
者使其異有君子之貞則中正而應自无害

其為于野之同使其果有斷金之利如蘭之  
言則二五相信又豈三四之所可力爭也哉  
雖以我為吝不恤矣此夫子于文言所以斷  
以二人之同如斷金同心之言如蘭臭也嗚  
呼堯舜之相受授也孔顏之相受授也涇潔

就燥隨雲從風唯靡之應而氣之求安能无  
吝乎是故文王于九五而夫子于六二復有  
感也

附錄

坡公解曰利涉大川乾行也苟不得其誠同  
與之居安則合與之涉川則潰矣禿翁曰六

二非但應九五之乾凡所與同之人皆乾也  
與乾為行涉川豈足道哉一乾猶不可當况  
五乾耶君子于此可以喜而不寐矣坡公以  
誠同解乾行似未通誠同者二與五也乾行

者五陽為行同人于野也又曰初九自內出  
同于人上九自外人同于下自內出故言門  
自外入故言郊禿翁曰出門同人言出門即  
與二同无所間隔故曰又誰咎言誰為之咎  
而使之不得同乎幸初之辭也五即不然中

心同之何日忘之二五之謂也不容不同安  
有吝邪使其有吝九五決不與大其犯殺難  
以求遇矣故坡公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  
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  
如蘭由此觀之豈以用師而少五哉夫以三

四之強而不能奪始于號咷而卒達于笑至  
于用師相克矣而不能散其同此以知二五  
之誠同也二陰也五陽也陰陽不同而為同  
人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君子出處語默不  
同而為同人是以此知其同之可必也苟可必

也則雖有堅強之物莫能間之矣故曰其利  
斷金禿翁曰李白以從承王璘故論死郭子  
儀請以官爵贖而脫之白又坐事繫滯陽獄  
宋若思以三千兵劫而取之嗚呼世无同心  
之朋大賢君子將安所託命哉此于郊之同

所以聖人不取也

熊過曰同人大有皆五陽而一陰主之大有  
之陰在五故曰元亨同人之陰在二而羣陽  
宗之則曰亨曰利君子貞宗尊也詩云君之  
宗之志未得與通天下之志正反

姜廷善曰伏戎于莽以伺五之隙升其高陵  
以窺二之動三歲不與五終不可敬故也  
三三乾上  
大有元亨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

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  
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

天休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哲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

而无備也

家二

十一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大有

方時化曰東坡謂大有皆見于五故曰大有大有之世上下皆應于五以事厥孚交如

威如之君五又應天時行以享大有自天吉无不利之祐人生際此涉世既多交道益廣

良亦艱矣未可遽以為易易也初九在下雖尚无交然交從此始矣无交故无咎則知有交必有咎也故告之以无咎之道焉无咎唯

在于克艱能克艱則雖日與世接何妨乎是故九二有大車則不敗矣不敗是无害也九三用亨于天子雖為公可矣為公而用亨則不害也九四匪其彭則處盛滿而知懼知懼又不害矣然則无害在人耳唯其以大有自

肆而不知艱以處之始相將而入于害于交何與也今觀九三居下卦之上公之位也以剛處正故足與大有之天子同享大有之福蓋深知其艱而能慎之于始如此齊之太公是矣若韓彭則有害而弗克不知艱矣九四

切近六五其盛極矣然以陽居陰獨能悉所有為君之有而秋毫不敢自有故曰匪其彭明辯哲也又明又辯又智唯其真有過人之哲故深知其艱而能慎之於終如此陶朱公張子房輩是矣吾以是觀之大有之世君以

柔中臣以克艱君有交如臣无交害始得共享大有之福不然凶咎至矣乃知君益柔而臣益艱又聖人之微旨也

汪本鈞曰上九自天祐之六五是以應天時行而自致无亨也

附錄

家二

廿二

程正叔曰公用亨于天子若小人處之則為害自古諸侯能忠順奉上者則審養其殺以為王之屏翰豈殖其財以待上之微賦若小人處之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強益為不順

是小人大有則為害又大有為小人之害也張幼子曰詩行人彭彭出車彭彭駟驃彭彭四牡彭彭皆取人馬強盛之意

楊廷秀曰六五大有之主也離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之以柔專任誠信故能感發其

下之志媿服其下之心下感發則君臣之孚不約而自堅下媿服則道義之威不猛而自洽信以發志以我之誠信發彼之誠信也易而无備以我之和易徹彼之周防也

王輔嗣曰居尊以柔處大以中无私于物上下應之信以發志故其孚交如天无私于物物亦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誠焉既公且信何難何備不言而教行何為而不威如為大有之主而不以此道吉其可得乎

家二

廿三

无不利天信也順也尚賢也六五之德也易而无備六五之順也厥孚交如六五之信也羣陽歸之六五之尚賢也上九特優之爾所發者能順且信又以尚賢則天人之助將安歸哉故曰聖人无功神人无名而大有上九

不見致福之由也劉用相曰六五一爻備言六五所以大有之德上九一爻備言六五所以大有之福福德兼備是為大有六五上九合為一人然則上九其天矣

三三限下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夫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

平施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二鳴謙貞吉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家二

廿四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地山謙

謙亨君子有終既言亨矣而又言君子之終何也終與始對也夫謙之必亨无可疑者象傳已言之詳矣然大凡謙遜退讓之君子其始或有未必亨者而終則必亨无疑矣聖人恐人見其始之不亨也而遂不安于謙故以

有終決之今觀夫子之稱謙也豈有過于泰伯與文王乎方泰伯之三以天下讓季歷而自斷髮文身逃竄荆蠻可謂困而不亨極人情之所不堪矣而終焉尤有異國則泰伯君子之終也文王又以三分有二之天下讓于

商亦可謂損已與人如太王之事狄者美何亨之有而終造八百年之周則文王君子之終也故夫子斷以二聖為至德而此卦復以君子有終明言謙之必亨焉意可知也故曰汝唯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唯不伐天下

家二

廿五

莫與汝爭功又豈直至有夏歷年四百然後見禹之謙真莫與爭功能哉孔顏謙謙不試而終為天下萬世之宗此又君子之終之最

大且著者也卦言謙亨而復言有終言卦言君子有終而文獨言君子有終言豈无意

哉以九三成卦之主勞謙者也餘皆鳴謙應謙而已嗚呼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德厚者其流光厚施者必食其報君子有終吉獨何疑于九三乎

附錄

能過曰謙之下稱謙謙方時化曰卑非謙也因其卑見其謙耳故曰卑以自牧牧字說文從支與撲同從牛養牛人也牛巨物象人之彊陽及其調服其順有牧道焉坡公解曰雄鳴則雌應故易以陰陽唱和寄

之於鳴謙之所以為謙者三也艮之制在三而三親以艮下坤其謙至矣故曰勞謙六二其隣也上六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謙而六二又以陰處內卦之中故又曰貞吉鳴以言其和于三貞以見其出于性而非強

焦弱侯曰搗謙搗裂也從手為聲通作麾詩麾之以肱書右秉白旄以麾亦通作搗

楊簡曰六柔四柔坤體又柔又不中有過乎謙之象故聖人教之搗去其謙又恐其疑也又曰无不利搗謙曰不違則言雖搗去其謙不至于違則也

程正叔曰征其文德謙異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謙之過矣禿翁曰坤之所以過于謙者或恐其有害而不利耳今以坤順之卦六四之爻柔順至矣奉此柔順不收違則已无不利而又謙焉不太過乎太過即取侮非謙也故上三爻皆告以搗去其謙利用征伐之事焉總之非以其鄰之雷而與師苟有不服者安得不伐若湯之征葛是已上六謙順之極若猶和

鳴九三之謙則雖自己尚可以得志邪若周公之征東是矣吾是以知聖人之善言謙也內三爻以止故著其德外三爻以順故防其過聖人之哀多益寡如此

王畿曰以卑蘊高謙之象也君子取有餘以益不足以善同人則賢不肖平矣以位下人則貴賤平矣謙之六爻无凶德謙者內止而外順內不止而外順則為象恭為色莊君子弗貴也

豫利建侯行師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曰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亾也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雷地豫

方時化曰豫之六爻除九四豫以天下自為豫之大有得矣其餘皆以豫失之獨有六一中正自守不肯從人雖與為豫如不終日蓋貞固之性然耳有不吉乎大傳知幾之說正言豫之必凶唯六二介石之操能先事而知幾所以不没于豫也三位不當正與二反故其于四之豫也仰視而欲往既悔遲疑而不往又悔往悔者畏六二也不往又悔者羨九四也所謂出見紛華盛麗不能无交戰于胃

中者與嗚呼天下之能介如石者幾何人哉自非介然如石之堅決不可以同遊于九四大有得之豫明矣蓋九四者正所謂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而為卦之所由以豫也豫復皆值五陰故皆取朋象能過曰大有得者一剛

家二

十八

得五柔朋合替者五柔合一剛也六五陰柔不正又乘九四之剛但知逸豫以為樂而不知權柄之下移威福之盡去矣豈非君人者真正不起之疾若劉後主者乎死也久矣所以恒不死者名號僅存中未亡耳不如死矣

中謂中位然人臣如忠武侯者有幾非有由豫之忠武侯則所謂乘剛者乘王莽之剛乘司馬懿等之剛欲其恒不死又可得與若上六則沉冥于豫无改理矣何也豫已成不可復渝也使成而能有渝更又何咎但早不渝至成而後渝亦无及矣蓋欲其渝之于早也故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死翁曰豫之象辭象傳極言致豫之盛美而豫之六爻與象皆極言享豫之禍凶然則豫可致終不可得而享與非然也大今之凶國敗家相尋而不絕

者咸以豫也故非其豫即死于豫時豫嗚豫而志窮即凶矣不有六二介然若不終日又何以能保終豫乎即此便是能享于豫亦便是順動便是致豫之由豈有他邪今不思致豫之由而但享遠豫之福固宜其盡喪于豫

家二

十九

而福反為禍也今且勿論怪今之學者守著聖人樂在其中一語便謂能樂能忘憂縱恣肆志唯務極樂聖人之樂端如是哉此與嗚豫而卒死于豫者何以別哉夫聖人之樂初不出于發憤之外舍發憤而言樂曾足知樂聖人之忘憂原與忘食同致不肯忘食而但忘憂謂而不肯兩忘也食亦不知憂亦不知老亦不知唯終身發憤為樂是知則其視人世逸豫之樂真不能以終日矣故學道者必介如石非獨于豫然也是謂知幾之神徹

上徹下之道

附錄

丘行可曰也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謹有坤无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豫合震坤成體故兼言之

蘇子瞻曰所以為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嗚已无以致樂而待其配以為樂忠亦遠矣因人之樂者人樂亦樂人憂亦憂志在困人而已所因者窮不得不凶

王國天地之和宜八風之氣制樂以和神人本之心而發之以聲動之以容協之以律正之以音從之以器是故樂者德之華作樂所以崇德也故樂成德尊尊之郊廟祀天于國丘而以祖配之尊尊也祀帝于明堂而以考配之親親也上帝欲為祖考格為萬物育焉

天下太和也

三三爻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

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1-1021-28-11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曰係小子弗燕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 澤雷隨

以乾剛來居二陰之下則是剛來下柔也以剛下柔柔不隨乎隨即貞不隨即不貞執不願從貞者又卦震動而兌則是動而說也說即隨不說即不隨有定隨邪可強隨邪故

象一

三十一

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无定時故无定隨此初九以一陽為震之主作隨之官改四隨二不肯執定一隨所以為貞吉也而况舍遠就近出門即交有功則又何必舍此而遠越二越三以隨四也則雖隨而變動其為從正之吉

初自得之矣二亦知三之為小子不可係也初之為丈夫不可失也雖燕與之无妨然其如勢之不可燕何是以六二寧不失此而不肯係志于彼若三則又視九四為丈夫矣是故寧係丈夫而失小子夫當隨之時志在有

獲務求有得若非有元亨利貞之四德而隨之非但无得亦且有咎可隨邪五位正中與四同體本自有嘉兌之孚四又以臣隨君隨便有獲不假言者雖曰為人臣而以獲君為言似謂非義然又孰知四之實與五相孚乎

實與五同道乎况四又實明知隨五之可以有功乎則五蓋願其為隨者雖有獲何凶之有觀時審已隨之而已矣獨有上六不道不能孚嘉天下使人說隨乃拘係之又從維之而逼使隨已其又安可得也夫王者以嘉禮

親邦國動而人說雖西山之神可使用享况其臣與何必拘係而維繫之也文王之感慨深矣此卦全為此爻而設初九出門即獲有功之朋不待失一而後與一故曰不失也若二若三係小子必失丈夫係丈夫定失小子

豈能燕與而兩隨之唯其說而已矣唯其有元亨利貞之四德而已矣非元亨利貞而隨之即有咎不隨也方時化曰隨取隨時之義時无不在故六爻總无定隨或係亦可或舍亦可隨其時也

附錄

象二

三十二

焦贛曰漢高帝與項籍其明微也

周宴曰又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動息不違乎時此隨時之義所以為大

三三 象上下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

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常欲事事盡之災豈一日之故哉夫人之情无大患難則日入于媮天下既已治矣而猶以涉川為事則畏其輸也  
陸伯載曰日有六甲終而復始如環无端天之行也造化之所以无絀也

邵國賢曰治蠱曰蠱猶治亂曰亂治荒曰荒治子夏曰臨事專故為成其志故无咎有事然也

鄭康成曰子改父道始雖厲而終則吉事若不順而意則順也

俗父之蠱往未得也蔡介夫曰言无如蠱何也劉用相曰裕父之蠱是不能幹蠱者父以能幹為事雖所幹不同皆取之而獨重于母之不可貞尤重于父之用譽則亦有道矣何也父母之事也不可不知也臣之事君亦然

焦弱侯曰蠱五爻皆言幹父之蠱至上則曰不事王侯上處卦終以一家言當是父母老期之日不出從政也曾子居魯齊欲聘以為卿曾子曰居父母老不忍遠親以為人役斯其志可則者乎

王畿曰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亢而不能下濟下卑而不能上承止而巽此所以成蠱也君子治蠱有道民心之蠱以玩惕頹廢未知所振作正振者鼓舞興起之意故曰作新民不徒條教之設號令之申蓋治其本也譬之

良醫治病振者驅其外邪育者養其元氣也風言振山言育

周宴曰振民者所以起其卑巽之疾育德者所以化其苟止之病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道教學術資訊

三三 坤上下

臨无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初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长也

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地澤臨